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目錄

戶部三

侍郎

卓敬

王鍾

劉璉

王淪

奈亨

焦宏

王質

李暹

吳璽

謝璉

張瓚

邢簡

孫仁

張鼎

李嗣

吳原

王儼

何鈞

韓鼎

韓福

陳勗

張璉

鍾芳

唐胄

袁宗儒

及宦

鄒守愚

石永

黃養蒙

郎中

邊永

卞榮

陳騰鸞

員外郎

張昕

申良

張綸

主事

劉佐

胡燿

馬思聰

楊淮

周天佐

尤時熙

山陰張耀芳

同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刊行

目錄

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

戶部三

侍郎

戶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傳

袁 爽

卓敬浙江瑞安人也少讀書十行俱下一目棄不復讀亦終不忘七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誦書寶香山夜歸值風雨迷路得一牛騎歸縱之則一虎也洪武戊辰中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嘗請於上曰諸王服飾有擬天子者此買生所謂舛也何以令天下竊工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

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  
源又改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陞戶  
部侍郎革除初年嘗密奏裁抑宗藩大略謂萌而未  
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  
至明莫能察奏入事竟寢文廟繼統首執敬數之曰  
此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邪繫之獄遣人諷之使受  
官姚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  
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言見用陛下豈有今日哉  
遂不屈死臨刑神色自如經宿其面如生所著有遺  
書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德間編脩劉球作敬傳私謚

曰忠貞

明卓忠貞公廟碑

澹園集

夫振刷頽靡汎掃風塵仗黃鉞以康帝圖執朱旗而  
清人瘼者聖人之略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鼎赴  
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王綱解  
則開八紘以乂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之斯所謂  
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卓忠貞公名敬  
字惟恭溫之安固人也負公卿之骨髮則相表其奇  
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爲之嚮導學府多開披玉局  
之文史兵符默契窮金壇之秘訣陳仲弓闔門之德

蔣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武末 國制草創儀  
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中梁國產旗乃上疑  
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 朝議固已斷彘萌通國體  
矣 高皇帝因大器公晉宗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  
郎建文初載燕國始建公睹其萌芽密爲計畫語具  
劉忠愍所爲傳中卽賈生策諸王之勢是錯謀劉氏  
之安不能過也而壯事難期老謀莫試蓋天步初爽  
屬搶攘而未定人懷靡常舍神聖其奚屬斯時也以  
高帝之子續承 高帝之緒以 高帝之略僉與  
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擬子燕孫貽豈

瞻烏之靡定公卽準管魏之擇主撫鐘磬而自怡其  
與更二姓事兩君者當異日談也顧刀環築口吹堯  
之語不輟戟枝入頸送往之情翅屬絨洪同日誓不  
孤生卞壺一門幾無噍類豈不痛哉昔伯夷之諫也  
太公扶而生之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  
道殊忠佞之情異也以公材智遇於夷等生死能爲  
有亡故也公歿 文皇屢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  
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湯不以伐夏而歎沈淵之務  
光武不以剪商而絀采薇之墨允非天下之至公其  
時能與於此嗣後二百餘禩京兆用 今皇帝癸酉

詔書建祠治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  
爲明 主恩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乏專  
祀英魂未妥鄉人興歎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卽  
中川文山祠右爲祠以祀公於歲方黃之死事非不  
烈也而石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僂  
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壁之辱奮一時而超千祀  
者其惟公乎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觀公廟貌與  
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悟光明  
其何暮擊牲爰告卽石爲銘詞曰粵古貞臣動必以  
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流疾風斯勁峩峩卓

公忠出其性 有明開闢地 正天刊龍戰 甫戢玄黃  
未乾九海波 沸十嶽峯 剌勇智不作 華裔疇安 真  
人踵典閏 統斯削帝緒 中虞壇社如昨 尊食壺漿 積  
首崩角 命有廢興 人無適莫 公也矯矯 力抗其衝  
賈策定制 鼂疏徙封 委心王室 削款侯宗 水投石拒  
心苦力窮 無波不隨 有作莫遂 大厦顛隕 一木焉  
制勇嬰鱗 逆心安骨 碎鼎鑊胡甘 社稷是衛 嗜不  
自委 曰國懿親 公志邁世 矢死靡分 心堅百鍊 義不  
二君 陵厲白日 菴靄高雲 周民則頑 殷彝已厚 養  
士卅年 庶幾無負 厥有褒詞 皇皇 天口 君義臣

忠異塗同紐 我 皇御宇丹書白麻閱彼忠魂一  
灑垢瑕旌祠治城錫胤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  
海嶠旣鄉公之桑梓祠宇弗虔仰瞻奚以有美衛侯  
鳩傭相址高莞雲構層檻電起 長江孤嶼楚楚新  
宮摹文像卓作配西東奸雄泚頽烈士動容刊碑撰  
德千載英風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  
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有  
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慰  
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將來使

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爲扁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歸省吾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卽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爲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脩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

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  
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  
結菴少憩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  
玄爲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  
燎火乾敬衣又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郎君旣不肯  
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  
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卽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  
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  
曰旣不能留款以此帽爲贈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  
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旣蒙訓教安得以此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  
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  
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却  
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籬桶工  
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乘午致謝而  
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  
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人已就  
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以此時冒風  
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  
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

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  
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  
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閔  
夏日宿西禪院詩卽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  
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  
尚存焉

按潘閔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爲  
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  
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  
白交通秦王閔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閔時

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卽奔避多  
遜鄰家曰萬無接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  
匿之牆中聞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  
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須髮五  
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  
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  
曰此必潘逍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  
時爲秦理掾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  
四門助教處之乃出眞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  
中緘題往來詩頌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

將不測聞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  
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  
問釋問罪以爲滁州參軍卒泗上

戶部右侍郎王鍾傳

鍾字公虛松江華亭人洪武中起家爲掾坐事戍邊  
東用薦授行太僕寺典簿進燕府紀善上舉義南  
向鍾侍世子守北京恭慎小心夙夜不懈甚爲  
世子所重永樂元年陞北京刑部郎中復陞戶部右  
侍郎鍾爲人端厚沉靜從容詳雅臨事無留滯僚吏  
多服其能云

戶部侍郎劉璉傳

劉璉字廷璉崑山人永樂十年進士任陝西道監察御史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洪熙元年叅贊宣府軍務宣德十年兼督邊儲陞戶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仍兼巡撫累降勅褒獎有秉公正之心勵廉潔之行勤謹詳明夙夜無懈之語璉公勤廉謹人不敢干以私在邊數年終始如一日其後都御史李秉督邊儲悉依璉法景泰二年致仕卒於通州不能歸遂卽其地葬焉天順三年葉文莊公盛叅政山西奏璉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恩褒恤於是朝廷遣官諭祭

續行錄 卷之三十一

遷葬崑山

九

戶部右侍郎王公淪傳

朱睦㮮

王淪字子清左使鈍之子也弱冠舉進士 文皇以其少遣歸卒業久之起授翰林庶吉士入文淵閣纂脩永樂大典是年秋以外艱歸服除時 昭皇監國選經明行脩之士授諸 皇孫經於是吏部薦淪引見 昭皇問曰汝非王鈍之子耶其學行吾素所知汝其勉之拜左春坊左司直郎賜衣一襲禮遇甚厚洪熙初封建親王淪遂爲鄭靖王左長史靖王當祀不齊淪諫不可王不悅宣德四年王就國累月不親朝淪又上書諫不聽頃之擬荀卿成相篇撰十二章

以獻語尤激切而左右有不便者日又浸潤由是與  
王不合 上聞之移書讓王王終不聽六年召還改  
行在戶部郎中 睿皇卽位拜淪戶部右侍郎巡撫  
浙江未幾母卒 上遣行人諭祭命淪卒事起復淪  
既辭弗獲復如浙罷力役寬賦斂舉廉能蒞事五年  
督運京餉一千餘萬石招撫流移五萬餘戶獄訟不  
興盜賊屏息兩浙父老感而歎曰真先大夫布政子  
也會入覲 上留攝部事明年春淪以老乞歸卒年  
七十四有退菴集六卷

戶部左侍郎奈亨傳

亨字彥通順天府香河縣人初爲吏 太宗舉兵靖  
難與守北平城永樂二年錄其勞授修武縣丞秩滿  
陞吏部文選司主事洪熙初遷北京行部吏曹員外  
郎行部革調吏部驗封尋調文選歷九載尚書郭璉  
喜其便習奏陞正四品俸視事如故宣德五年遷通  
政司左通政正統初遷光祿卿誦事太監王振至詐  
稱詔旨日支牲膳酒果以饋振後秩滿自陳城守功  
得陞戶部左侍郎仍掌寺事與吏部郎中趙敏構是  
非辭連尚書王直俱下獄幾爲所害十四年病不欲

退力疾視事惟乞免朝叅慮人以爲老乃染白髮爲  
黑厨役杜清竊笑之亨怒撻清清因發其姦賦數事  
下獄坐死蒙宥致仕至是卒遣官諭祭亨爲人有才  
諸克舉職務第素無學術不脩士行惟阿附權貴很  
愎自用稍有拂其意者輒構訐不少貸時論薄之

戶部右侍郎南陽焦公宏神道碑 王直

正統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戶部右侍郎焦公以疾終於家年五十八先是詔以叛賊思機發猶不庭假息孟養命出師征之而以公主餽運抵金沙江公奉命謹甚冒瘴厲以進軍不悉食而身則病矣然尤力疾終其事師還遂浮三峽適荆襄以朝京師公家南陽葉縣以困憊弗堪少止求醫藥而疾加劇不能就道即奏曰臣餽師無功又不善攝養爲瘴癘所侵今瘡復作連項背勢且日甚恐不得入朝見陛下謹具奏復命踰數日計至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爲

治墳塋公諱宏字克明世爲琴人曾祖成祖敬皆不仕考英膏爲縣簿公貴祖考皆累贈至奉政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祖妣程氏妣耿氏皆太夫人公天性至孝事父母皆盡其道居喪皆哀毀如禮其於爲學日夜不懈學成取進士拜監察御史守正不阿時都御史顧公馭下嚴御史有不謹禮法者皆罷斥獨善待公嘗出按貴州貴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實以聞皆釋免坐者十人而已公署相傳有妖前之御史皆避正寢不敢居公處之恬然陳都督鎮鳳陽行有違法者人重誣之欲寘之死地宣帝疑之命

擇御史之賢且明者往廉問以命公至則爲直其誣  
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謫戍邊由是公日益有名  
有受誣不能白者皆以得遇公爲幸壬子陞江西按  
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識  
道理吾當以理論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有訟惟折  
之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從獄遂清  
省江西連歲歉積逋稅藩府病之吏部侍郎趙公任  
總督奏以委公公撫循勸諭民懼趨之事以辦治已  
未陞江西右布政使益以寬厚爲治察下吏之有才  
行者奏進之有起自末僚而爲縣令者九江歲納蘆

乘而此地不產乃斂錢於民買自他所而納焉通負  
歲積民益國公爲奏免之每以公事行縣寬而不縱  
嚴而不殘吏畏而民愛之尤喜興學舍獎進士類九  
江濠溪書院久廢人侵軼其地公復之建祠宇以起  
興士人郡邑中有寒賤不得齒於學公羅而致之禮  
道爲弟子有與鄉薦而貧不能赴者官者公皆厚禮  
送之由公而成名者衆歲辛酉徵爲戶部右侍郎食  
從二品祿有重事則以任公國漸蘇松平陽海寇往  
來海中伺便肆抄掠兵備廢弛上命公往視問諸軍  
修城堡備戰艦防守之法有當因革增損者悉以便

宜行事政令一新寇不得爲害蘇之嘉定民有田數  
百畝已歸之官而稅尚在民民苦之公蠲其稅甲子  
國中復開銀場又命公往視課頗重者請減之以利  
民乙丑上以陝西緣邊皆宿重兵俱仰食內郡河南  
滇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命公公  
按視其廩庾考較其耕獲姦胥虛單儲斛以充其他  
建立皆類此

戶部右侍郎王質傳

王質字夢璉直隸太和縣人由鄉貢爲南陽縣學訓導秩滿擢監察御史宣德十年陞四川參政尋遷山東右布政使正統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八年刑部缺尚書上命廷臣擇老成有學公廉勤厚者衆以質對遂陞刑部尚書居五月以失獄囚左遷戶部侍郎正統九年閩浙銀場盜起命質往治其事至彼得疾或謂行可少緩質不聽至杭之武陵驛卒有司爲饋棺斂送至故里計開遣官賜葬祭質在四川常言十事皆中時弊每行郡邑不食肉惟啖青菜蜀人呼爲

附錄五

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李公邁神道碑

楊溥

公姓李氏諱邁字賓聘長安人祖彥均父才甫皆以  
公貴贈奉議大夫通政使祖母傅氏贈淑人母王氏  
封淑人公生而豐偉成童端重如成人才甫公嘗謂  
人曰光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及就外傅卽知嚮學守  
禮節寒甚暑未嘗求便於衣巾居近閭閻未嘗入茶  
酒肆甫冠入鄉校祇事先生長者日留心經史洪武  
已解領鄉薦入太學友天下英才求造高明此其資  
稟問學之所自也永樂癸未授北京行部戶曹主事

十年以事左遷苑馬寺清河監副以薦使西域五往返共若干年宣德初大臣以公正廉能薦提督京倉正統初擢通政使以母憂去制中以孝聞服闋還職所理事如舊兼理通州直沽倉及象馬草芻辛酉陞今官此其歷官也筮仕戶曹及調戶部文移精核會稽明白受知於官長咸稱公勤政以勵其餘在清河監上言更牧地爲法司所核嚴法物之公終不易辭卒如所言孳牧有效五使西域宣達 恩命從容不屬所至夷人恭順稱中國有人往返萬里遇艱難身死之與士卒同甘苦同行者愛慕之如父母每回朝

重蒙 恩賜提督京倉夙夜在公未嘗以風雪寒暑  
少懈嚴以制下不容請託官屬敬憚不敢爲欺弊於  
是輸粟者無留難受廩者皆精完蒙其惠者以得瞻  
威望爲喜此其政績也今年七十方欲請老章未上  
會陝右計議軍儲屯田久無實效特命公經理受命  
之日躍然自喜促期而行不意遽疾遂不救疾革連  
呼曰糧儲糧儲無一言及家事實正統十年九月癸  
巳也計聞詔遣禮官論祭命有司營葬

戶部右侍郎吳公墓誌銘

王直

吳氏世家邵武之隆賢坊其先多不仕公之祖均用  
父仲政皆有德誼以公貴皆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  
郎公諱聖字信玉生有美質自幼端厚不與羣兒戲  
屹然如老成人鄉先達皆器重之甫弱冠遊郡庠治  
春秋永樂戊子試藝鄉闈在高等明年會試不偶遂  
入太學有文行者皆樂與爲友其學益進歷試於兵  
部又以精於吏事得名擢爲武選主事時錢塘方公  
實爲尚書最嚴察難事而獨奇公公丁外艱去方公  
以公才行言於 太宗皇帝詔奪情起任事或謂公

如何及觀其所行裁決無留滯而皆慊於人心莫不帖服甲辰陞武選郎中士大夫論可大用者皆屬意於公 宣宗皇帝知之宣德庚戌陞行在戶部右侍郎公感 上知遇祗慎不懈於夫所以足國裕民者蓋無不用其心正統己未徙內庫 勅都知監大監洪保魏國公徐顯宗與公理其事庫物以巨萬計二公重臣多憚煩一惟公是賴公以身任之纖芥弗遺人尤服其能壬戌之秋外夷來獻馬邊將請增騎士以示威 上臨朝問戶部馬之來幾何邊兵所乘幾何日用芻豆當幾何今邊兵所積總爲數邊何果能

不寤於用否尚書侍郎倉猝未能對 上以爲不恤  
國事謫威遠蓋欲磨厲以進之也公感 恩念舊惴  
惴不自容曰臣實負 國罪當死荷 聖德如天曲  
容之敢不圖自新冀少報萬一士大夫惜公之才者  
亦冀公且復用謫二年而以疾不起豈非命哉

戶部侍郎謝公璉傳

謝璉宣德丁未探花頡異絕人子史百家過自輒成  
誦除翰林編修纂述數千百言務在不說俗好嘗言  
史官之得失係天下之是非一時之褒貶關萬世之  
榮辱時有權貴人干以私璉廷諍之不爲諱嘗修

宣宗實錄大明會典聖鑒日曆諸書會災異屢見璉  
請出宮人又請赦諸無辜除連坐法遷侍講進經筵

上御彛倫殿命坐講經俯聽甚悅嘗舉政要一十  
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覆萬餘言皆裨實用大都  
爲養生憂治危明計也策上 天子稱異次第舉行

陸戶部侍郎會大司徒楊公致政璉獨主部事夙有  
勤勞釐姦剔蠹創便宜陸事爲經久可繼之規友學  
士高毅同年友也意欲推毅璉謝絕之竟未嘗以尺  
素通問端嚴正直最有大臣風 上方柄用不幸卒  
於官家世清白子孫能以詩禮世其家云

戶部侍郎張瓚傳

廖道南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通敏有才，出補太原知府。以父憂去。服闋，復守寧波。值市舶太監縱恣，乃條上其不法事，聲稱赫然。擢廣東參政，轉浙江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母病歸養。復起，賃松潘軍務。松茂疊三城在蜀，爲西境，與董卜禁胡接壤，易爲騷動。成化十三年，巡按御史毛驥奏諸夷挾吐番以叛。上命瓚往視師。瓚率兵萬人，分爲五哨，先襲白草壩，剪其羽翼。遂度北羊峪，而岷山、雪山、靈山皆在其境。有乾海

玻璃二泉分流南北自北去爲洸河南爲江漢之源  
卽古維州舊地瓚討平之播州土官楊輝奏稱天壩  
千苗倡亂瓚請立安寧宣撫司 上皆允之褒賞其  
功晉戶部侍郎辭弗就乞終喪復起總督漕運巡撫  
鳳陽卒賜祭葬所著有土苴稿東征錄史南曰臣讀  
國史謂瓚貪功起霧張大鮮實豈其然乎昔李德裕  
經略維州牛僧孺甚之遂植朋黨而德裕之氣不衰  
今蜀志紀瓚之功不可誣也豈以寸朽訾連抱乎哉

戶部右侍郎邢簡傳

戶部右侍郎邢簡字居敬陝西咸寧縣人少力學有志尚登甲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擢真定府知府真定畿內劇郡番漢官軍雜處勲戚豪右占據民田譁訟紛沓簡處之有道上下安之以薦陞浙江左叅政尋轉順天府尹京邑供億繁重簡力爲裁省十去五六陞南京大理卿尋徵拜戶部侍郎至是端午侍

駕閱武于萬歲山之陽忽疾作急扶歸抵家而卒時成化十四年五月簡爲人廉介有守蒞政疆明與人交坦然絕無矯飾卒之日囊無餘資士君子惜之

解者曰

者無聞言

三十一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孫公仁行狀

楊廷和

公諱仁字世榮姓孫氏世爲貴池人公自幼器識不凡爲郡庠弟子員郡博及守貳每誘掖之期以遠大提學侍御孫公屬有司訪求諸生中有德行者置德行簿註名其上公得孝弟忠信四字正統丁卯舉於鄉景泰辛未第進士奉使稽永平山海邊餉賜白金勞之明年授南京戶部主事天順丁丑改工部提督濟寧等關庚辰調戶部督糧於畿郡監收於京倉所至具有條理大司徒張公都憲軒公雅重之癸未擢

知順慶府二公深惜其去中道丁憂杜門讀禮服闋  
未上改西安府治行異等人吏悅服成化戊子因原  
變作王師遠討供億實繁公內理郡事外給軍中百  
爾徵需未嘗乏缺賊平之後優詔獎勵癸巳遷右叅  
政所部涇陽縣舊有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至  
是鑿山開道人咸異之明年督修邊墻以禦外侮二  
役雖都憲余公爲之經畫而周旋從事亦公之績也  
丙申晉右布政使時流民移聚漢中荆襄間渙無所  
統都憲原公奉 詔撫安之公寔贊襄其事輯寧是  
固不忍言驅殺已而議設白河諸縣編藉以居至今

按堵明年轉左布政使又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  
蜀地先是孝感張瓚蒞蜀挾才喜事震動揮霍屢造  
邊釁竭我民力人多苦之聞公先聲私相慶幸此至  
簡重沉靜與民更始嚴無峭刻寬無縱弛松茂羗人  
憑險出沒沮絕餽道公時時召其酋長諭以朝廷威  
德後或犯我乃聲罪討之渠魁授首居人以安前後  
受詔獎諭者五有白金綵幣之賜凡地廣事繁僻近  
崇夷州縣皆分地立縣或陞爲州或易置長吏以臨  
之己亥叙慶諸郡歲穀不登輒出公帑賑卹之且復  
其家二年招集流亡多所全活待士大夫極有禮義

宋學士景濂墓在蜀郡城東門外爲山水所囿公命  
有司遷葬且存卹其後人壬寅冬進階通議大夫贈  
父祖如其官在蜀八年凡其所行皆可稱述乙巳召  
爲戶部左侍郎尋請骸骨歸復蒙恩詔晉階二品典  
刑鄉里未踰年卒

戶部右侍郎張鼎傳

戶部右侍郎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太原府知府山西左右叅政河南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召爲戶部右侍郎以疾乞歸弘治八年十二月卒計聞賜祭葬如例鼎初受業於河東薛文清公有埋學名知太原有惠政民懷之至巡撫保定則令各府沿路築墻冀禦盜賊衝突修繕煩勞民頗怨謗故召爲侍郎而人不以爲德舉云

戶部左侍郎李公嗣傳

黃佐

李嗣字克承南海人性端謹質幹魁梧年十三有司  
羅爲邑庠生氣益時輩識者知其偉器景泰甲戌進  
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嘗催督南畿江西積欠輸賦不  
勞而集乃奏增大臣一員專董其事遂爲例晉署郎  
中事時五城兵馬司妄奏房鈔都稅司侵尅公課密  
政戾民叅提悉正其罪士民快之尚書張鳳推重之  
曰公輔才也欲薦代已會鳳卒遂不果尋實授郎中  
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遍行郡飲酒禮有司設主席  
殺核視賓十倍遽命撤之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嗣任

不敢干以私奏立正學書院祀先儒王何金許四賢  
重修呂東萊張南軒朱考亭會講麗澤書院俾郡人  
知所嚮慕治地僻遠民苦賦役奏請割三郡近地設  
湯溪縣隸本府以便之治行爲浙江諸郡之冠壬辰  
入 覲與黃州守並課優等遷浙江右叅政尋轉左  
修築長堤以禦紹興寧波海漲二郡民永賴其利又  
上軍政數十事皆行之晉福建右布政使漳州有狂  
生得幻術醉後能人役草木邑吏上變藩臬議舉兵  
副曰討之是激其反爾單車往其家命縛以歸一省  
帖然尋轉左布政使辛丑入 覲道經金華民爭迓

之攀轅涕泣不忍舍刻石路左以昭功德癸卯遭內  
艱適蘇松多事奪情起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  
其地首陳事宜降勅嘉獎所至百廢具興居無何  
召還授戶部右侍郎丁未廷試預讀卷尋轉左侍郎  
會本戶有言兩淮鹽法不舉虧損邊儲事者奉聖  
書督視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悉心羣務感疾  
乞歸得旨弘治甲寅卒年六十有九居官三十餘年  
田園無所營增沒之日衣篋中惟白金數兩而已論  
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  
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富

爲諱爭自灑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  
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  
羅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  
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  
已晚矣李嗣之名乃今知之爲其廉也居官廉故蒞  
事公蒞事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  
脩名立脩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夫仁惡乎成名  
信哉富貴之不審貧賤之不安往往脂溺其本心雖  
謂之不仁可也

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吳公原胤道碑

李東陽

公舉景泰初元鄉貢登天順八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時 憲廟新卽昨百司皆悚厲脩職公陳正心用賢簡名將斥異端諸事成化四年與諸科合疏請溥恩澤以廣繼嗣七年遷右給事中九年轉左給事中以外艱去十三年改禮科十五年進兵科都給事中西廠久熾公乘衆忿倡諸科劾罷之有鎮雲南者肆貪虐鎮遼東者陷賊不以聞又劾之爲諫官二十年前後論奏數上雖少忤不變又奉 勅督馬政考牧

有法十九年擢太僕寺少卿再閱京營馬數又召商  
市馬若干匹以給邊兵二十二年進爲卿二十三年  
用廷薦擢戶部右侍郎總京儲事寬不弛制藩邸官  
卒多怙勢擅出納輒繩以法今 天子嗣位公蒞事  
益謹弘治四年遷左侍郎五年浙東西大水 勅公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視其地公宣德意誅民隱  
勸分平糴給米穀三十萬石銀七萬兩蠲累歲逋賦  
數十萬他如脩海隄塞銀冶嚴禁溺女申婚禮舊制  
援古人政迹著爲編刊布諸郡民甚德之六年召還  
部在部近九年歷二考累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壽六

十五疾卒公諱原道本其字

戶部左侍郎明山王公儼傳

公諱儼字民望號畏齋一號明山先世武昌蒲圻人  
大父子民官奉容藉焉子民生琛琛生致中致中生  
公公爲兒秀穎過人天順壬午舉於鄉成化己丑登  
進士壬辰授兵部職方主事癸巳父卒居憂服闋吏  
部改選都水理呂梁洪事公曰呂梁水急上下湍悍  
居中石齒截泉壞舟難行乃相東岸穿二渠以引其  
洪漕船買船利之陞刑部員外郎踰年擢本部郎中  
慎刑獄獄以正國法罔不明允甲辰遷四川成都太  
守公素廉靜剛果歲餘異政疊出成都大治弘治戊

申以母憂去起復改守衛輝以治成都者治之當道  
推薦咸以爲治郡第一甲寅擢河南右叅政丁巳擢  
陝西右布政使時上方有旨購玉土番諸夷以玉  
赴鎮守劉琅琅欲易以獻卽檄布政使取萬金售公  
執不可琅不得已令夷自貢其後朝廷以玉僞黜  
琅深愧謝己未冬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入境卽樹  
風聲慨然有澄清之志未幾高唐州秀才揚才顯以  
戲博與黨友艾鑑有忿誘殺鑑并殺其妻子三人鑑  
兄剛往視隣里誣執不能辨州杖殺之其子王名繫  
官亦垂死公鞠理疑焉一日出梳風逐與公心動曰

異哉梧丘之怪也乃佯不理使人按其蹤跡得才顯  
情狀捕問之獲刃於井獲血衣於學宮遂伏誅自後  
奸猾震懼山東士民服公掩伏如神維時榆林虜入  
寇公陳籌邊四策曰選將練兵搗營野戰又經略山  
東事宜再陳五事曰通變田糧更置馬政歸併便民  
移巡司給關防 上咸嘉納庚申八月晉戶部右侍  
郎公清忠鯁亮終始不渝受知 孝廟多所眷注崇  
王侵民田業事聞 命公理之公至河南悉歸侵地  
於民王辭不直 上示以威而勞公羊酒朝皆榮之  
辛酉十二月以疾 公不允壬戌進左侍郎十月賊

晚振延齡周壽恣

凌人強奪民業公勘之抗疏以

聞 上嘉其直

宴及寶鑑以褒乙丑歲

孝皇

崩 武皇嗣位公聞計曰吾君已矣吾受不貲厚恩

使不早填溝壑輔翼嗣皇以死爲報心之願也言既

悲慟自是不敢言去六月北虜恣寇遣師徂征 上

賜璽書 命公督理糧餉公與疾至宣府百方計處

得粟數十萬石以濟公屢上疏乞請諸路芻糧趣各

省邊課 上皆允行然語抑權豪中官多銜之丙寅

二月兵部論功 賜爵一級公回京陳四事曰清邊

地計邊餉處芻場遞站堡 上納之 賜賚如故夏

五月公以宦寺盜權中國罷疲四夷騷擾行恐致禍  
三疏乞休 詔公進秩乘傳還居無何逆瑾竊柄爽  
轅大臣公聞曰吾屬不免矣乃戒家下束裝以待丁  
卯十一月給事中胡盤驗大同倉粟朽腐因劾守臣  
瑾素惡公剛正以公督餉構誣罪令金吾械繫至京  
時埋者議公無罪 上詔免公歸戊辰夏五月瑾以  
公弗謝去怨如舊尋躡其故奏公減勇士布復令巡  
按御史解京公得傲卽告相廟携二僕命少子實之  
隨行秋九月下錦衣衛獄時人有勸公者曰瑾擅作  
威福擊斷自恣苦公如是索賂爾公曰吾無罪亦無

錢守正以俟死也勅者憮而退幽滯罔圖踰歲已巳  
夏四月刑部議公非守典請輕其罪瑾怒矯成違東  
三萬衛收公累朝詰勅公出獄乃作書貽兩子宏之  
等慨然遂行其略曰吾平生居官不苟非干進也非  
求利也將以愛民報主而反爲桎梏守正不阿非  
希榮也非要譽也將以省愆寡過而反受戕賊是故  
深爲可痛靜言思之歷仕四十餘年才行同人爵祿  
踰量不能如遠瑗之卷懷而甘受蕭何之獄辱誠爲  
有道羞也爾諸子謹身約禮一遵家訓毋辱先人毋  
以吾爲念諒天王聖明吾罪不誅得骸骨以正首

丘天地之福祖宗之幸公至成所屏居偕舍日檢方  
書自適遼之尊貴日遣使存問不絕或有饋遺公辭  
不受女貞朝鮮陪臣入貢亦往候謁後徙定邊建士  
夫日來省問詩酒歡娛優游卒歲自分永訣生死禍  
福弗動也庚午夏四月安化王謀反事寧大赦公始  
得歸八月瑾亦以逆誅 詔復公舊職公乃焚香祝  
天曰吾以孱軀冒覆餗之戒愆諸邊裔言念祖宗緬  
然引領南望久矣今得生歸誠天地浩蕩之恩何以  
報爲再拜而謝放浪名山之閒日與俦儔徜徉丘壑  
以樂餘年與其配周淑人則願並坐人望之若神仙

然庚辰六月淑人卒辛巳夏 今上卽位給事中邢  
袞御史唐符先後論公守正遇害應進階錄用 上  
特命有司以禮存問亦殊典也癸未冬公寢疾甲申  
元旦越五日命諸子移居正寢遺命勿乞 恩葬祭  
遂屬纊而絕享年八十有八

戶部右侍郎何鈞傳

戶部右侍郎何鈞字仲衡河南寔寶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太常寺博士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歷大理寺丞少卿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雁門等關時晉王妃父怙勢驕縱有司不能制鈞至欲發其姦其人懼伏門請罪鈞責以大義乃自戕鈞亦不較庶幾寬而有制也正德改元陞戶部右侍郎提倉場旋以足疾請告後遂致仕正德五年十月卒

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斗菴韓公鼎神道碑

新 貴

公諱鼎字廷器慶陽合水人也曾祖臣不仕祖敬父傑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政使祖妣高氏贈淑人妣蘭氏封大淑人公生有異質兒時卽知慕古不喜嬉戲補郡庠生有時名以詩經領成化乙酉鄉舉卒業太學見聞益廣及歸築室范文正公祠堂之左集徒講學漸以鳴世者爲準辛丑登進士第乙巳選爲禮科給事中公日給事中職主封駁吾學其可試矣丁未 孝宗嗣極首陳公銓選經財用嚴兵衛崇天

道四事尋差陝西寧夏二鎮給散官軍賞賚能盡革  
佞漁弊戊申遷右給事中時西夷貢獅所過騷然公  
疏言陛下初政放珍禽異獸天下聞而誦之今未  
踰年而納此貢恐無以示信於民宜罷遣之又以  
皇嗣未廣爲憂上言古禮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  
嗣重大本也今合是弗圖乃信邪說建設齋醮將以  
徼福不已惑乎上感其言優詔答之進左給事中  
太常卿夏永中少卿蒙以祺俱由黃冠至金紫神藥  
視道士董素雲竊祭服售人事覺因火其藏以滅跡  
永中等庇素雲以災聞公請明正其罪且乞用文學

之臣以充大常庶知法守素雲乃 詔下獄衆論快  
之親藩將行婚禮 詔給淮鹽一萬引爲助公言凡  
賜鹽須遣中官支鬻因多市私鹽舟艦塞江官莫敢  
何問鹽法且大壞請令有司給價與之便詔如公言  
是時四方奏報災異甚多 上懼徹樂減膳詔百官  
脩省言缺失公陳謹大要堅大信崇節儉簡大臣重  
藩臬五事明年辛亥又上明正學遵舊制抑異端三  
事復因星變極陳時弊指斥貴近無所回互且乞遍  
覽羣臣言有理者悉施行之 上皆嘉納擢通政使  
司右叅議乙卯應詔陳言數事言亦剴直調南京尚

寶司卿尋改南京通政使司左叅議庚申擢右通政  
駐安平鎮督理河道公申明禁例不爲貴勢所奪又  
置朱家淺等閘使水有節縮濟汶上蔡兼諸泉於河  
運舟賴之隄南旺湖以障泛溢民得其湖外田流徙  
者復業乙丑擢通政使督理柴薪於易州厥盡剔宿  
弊完通薪一千七百萬有奇以母憂去職服除遷戶  
部右侍郎遂引疾歸正德乙亥卒

戶部侍郎韓公福傳

韓福字德夫西安衛籍天長人也初舉進士令滑布聲以憂去復除章丘拜監察御史弘治十一年出守大名郡郡自國家罷兵戍正統以後稍設民壯以通判領之然籍爲空額而已盜稍稍起福始定諸州縣番上之法而圍操之又倣古爲保甲法每十家置

立保  
甲法

置認  
物亭

一牌百家置一長以時詢察之盜賊滅跡道不拾遺鼓樓下嘗置認物亭令境內有道遺者一錢以上齎投亭中許亡者認取諸州縣吏民以公役獄訟詣府者率不解行李人人投衣囊亭中事畢各持去間遺

旬日他吏民不敢越也其威名大率類此居八年以  
治平爲天下第一賜宴光祿兩入覲朝中吏士夾道  
指之曰此大名韓知府也人比之包孝肅云時 聖  
聖家奴頗驕橫 朝廷遣官訊之累年不決逮繫者  
數百人朝論曰非韓知府不能也遂移公勘視公微  
首惡者數十人論以理法卽日決事聞 孝皇帝嘉  
其能賜衣二襲白金五十兩人士至今傳之

韓福闕中人也舉進士爲滑令改章丘令俱有聲入  
拜監察御史爲大名守入課最治行天下第一擢叅  
政未上召拜大理少卿以都御史督蘇松賦亡何入

佐都察院偶坐他事忤劉瑾下獄具籍上瑾覽曰是  
鄉人韓先生耶立出之與語大悅卽拜戶部侍郎福  
自是改心曲事瑾矣與摹畫箒亞張綵遷左侍郎  
兼副都御史清理楚中田稅而斂所部賄累萬計饋  
謝瑾至則瑾已伏誅發其賄捕逮下獄論適戍久之  
赦歸近九十乃死

并州別記

康海作碑文云先生爲大名知府八年再入覲朝  
廷以其治平爲天下第一錫宴吏部觀者盈道皆爭  
覲韓大名曰重生包老云陞浙江布政司叅政叅政  
方去則轉大理寺右少卿奉勅總理直隸軍務馬政

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地方彌盜安民今黜其比復 命總督蘇松糧儲未幾又 命回院管事時劉瑾方執事忤瑾下錦衣詔獄三月始釋後陞戶部左侍郎凡有會議先生惟以是非所在持論天下陰受其福者多矣俄 命兼左副都御史整理湖廣糧儲方綜理間值廟堂以遼東屯田清查失實於是又改 命先生往遼東事瑾率以指授先生惟不如指故瑾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生在湖廣黃緣者賂瑾則以先生封皮北行後一年瑾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

固原至今 上卽位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  
年卒

戶部左侍郎陳勗傳

陳勗字時勉山東單縣人成化辛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廉平頗著擢通政司右叅議尋遷右通政命閱實山西寧武等三關邊務轉左通政正德丁卯爲太僕寺卿明年爲戶部右侍郎值逆瑾竊柄不善阿順已銜之會御馬監請官清覈牧馬草場意非瑾出而瑾所建玄明宮亦侵其地時勗適被命乃益見猜怒事竣勗上章乞罷進左侍郎給驛以還瑾敗復起仍舊官提督太倉後改蒞部事正德六年六月卒於官以子工部郎中策請得祭葬如例勗

性坦夷歷官無大建白而奉法勤慎鮮有敗事云

戶部侍郎張璉傳

戶部侍郎張璉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璉陝西耀州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行人選御史歷山西按察使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疾乞告起爲戶部侍郎致仕至是卒璉不畏疆禦巡按湖廣時有貴臣子橫於鄉守臣不敢問璉奏論如法武廟駐蹕原有儀賓坐殺人獄者賂江彬丐免彬矯詔赦之璉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孰敢信儀賓竟不免人以是多之

戶部右侍郎鍾公芳傳

黃佐

鍾芳字仲實先崖州人改籍瓊山弘治辛酉領鄉薦  
第二正德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時  
左遷寧國推官陞漳州同知精於吏事政績大著歷  
官南京戶部員外郎署吏部稽勲司郎中轉考功陞  
浙江提學副使校文必上名檢挑桂諧蕩者文雖工  
必懲浙士斐然向風陞廣西右叅政去貴縣虎患論  
降洛容賊討田州叛酋岑猛定平樂藤峽屢有軍功  
捷聞兩賜金幣陞江西右布政使凡藩祿軍需之難  
處者區畫悉得大體陞南京太常寺卿疏言祭告禮

稱 上意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奉  
勅總督太倉經略邊儲漕政大舉甲午七月南京  
太廟災自陳脩省以回天變言甚剴切且乞休上重  
違其請准致仕居家十餘年未嘗一至城市惟以書  
史自娛名其居曰對齋取對越上帝之義有干以私  
者謝曰吾守志猶娶婦豈以晚而改節耶甲辰卒於  
家計聞贈右都御史賜葬祭

戶部左侍郎唐公胄傳

黃佐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經史百家弘治戊午鄉試壬戌會試皆占禮魁登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值逆瑾竊柄謝病歸瑾誅起授戶部河南司主事屢疏諫差內臣蘇杭織造又請爲宋死節趙與珞追謚立祠皆闕政體尋陞本司署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遍督羣書以啓迪多士陞雲南副使擒橫虐土官莽信覈貪狼知縣趙九臯論解木邦孟養二宜慰構亂改提學陞參政右布政使人覲陞廣西左布政使時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支祿米自出幼具題

疏議  
安南

日爲始歲費幾千萬石乃奏革其弊得旨如議通行天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改山東巡撫所至著聲陞南京戶部右侍郎轉戶部陞本部左侍郎時議征安南胄疏言事體至重決不可征疏奏爲遵祖訓崇內脩以隆治安事禮兵二部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議處安南廢貢事宜謂黎諛黎應旣非故主黎暉應立之嫡且蒙難而不告聞莫登庸陳曷陳昇阮時雍杜溫潤鄭綏皆借狎孺諛應國派之名分爭以肆割據故先選差錦衣衛職官勘實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主奪國罪人名姓一

面整兵待報而發臣歸而思事體重大再將會議揭  
帖詳覽見該部列罪論討及武定侯郭勛處兵待發  
題奏雖明切然 明旨一則曰便會官議奏一則曰  
便會官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  
慎重不輕大舜遜言必察之盛心也以臣愚見今日  
之事若只欲致彼之脩貢其事甚易非但兵不必備  
雖勘官亦不須遣若必伐而乘隙於不貢則關係頗  
大非但此未可舉雖有甚於此者亦未可輕舉也臣  
請以七不可伐者爲 陛下陳之星辰莫大於三垣  
列宿然皆麗於中土而外則皆次舍之餘山川莫大

於五嶽四瀆然皆會於中土而外則皆支委之末是  
率夷乃天地自然分限故安南不征著在 祖訓

陛下所當遵守者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  
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弑主殺使之惡大然兵已壓  
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金像贖罪以全之及不悛而  
克卽爲陳氏求後不獲乃不得已而郡縣之是干

聖祖之意亦懼有違者我 仁廟每以爲恨至宣德  
初黎利之叛衆咸以昨費無萬之人命而得此安可  
言棄惟楊榮楊士奇奉 仁廟之意以聞而 宣廟

卽曰 皇考追憾此事往往形諸慨歎朕聞之屢矣

遂將已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遵 聖祖之訓具如

執玉奉盈 陛下所當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

爲治統華夷而逆亂不可以不問臣則以自古夷狄

分爭中國之福漢當匈奴之盛歷高祖文武奮力威

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立宣帝坐受其臣此其明驗蓋吾民赤子也夷狄犬

羊也歿赤子以事犬羊漢人所謂割心腹以補四支

者是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也若以爲中國舊地

今乘其亂而易以取之則建武中馬援南征深歷浪

泊無功及歸立柱爲漢之極界乃近在今廣西思明

府之接境及我張輔於永樂五年平之明年簡定卽  
僭號以叛宣德初柳升携益兵七萬未抵而爲伏兵  
陷沒是皆取之不得者豈但無益而已乎其不可伐  
四也若以一旦不庭可惡帝王不治以中國之治以  
來不拒去不追而略之也故洪武間侵我思明之地  
數百里以行人陳誠詰辯不服而欲議討我 聖祖  
竟以蠻夷置之豈但不貢而已况貢乃彼之利一則  
以奉正朔而威其隣一則以貿易厚往以津其國如  
今爭亂之時昨尚奉表箋方物求貢爲撫按以該封  
姓名未的而過之是益欲貢而不得非負固而不貢

以此罪之則將何以爲辭乎此不可伐五也且師興本於財力兩廣軍門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於田州岑猛之征今見在僅餘四萬部議又欲廣之於江西福建湖廣內地然內地自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亦盡爲工部所取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鹽販連年所積軍餉銀兩四十餘萬今亦盡皆解用此不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勢有迹之可見又大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詔始於玄宗之僞征前後喪師數十萬馴至於咸通之內侮戍多兵連唐力因衰宋神宗欲取遼而新財力之法遼東內擾

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百里然兵燹既畢卒至白溝  
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且比虜支屬之盛我河套之地  
自哈剌慎及吉囊諸種據爲已有近又加以大同叛  
卒之向導今再分力於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可測  
殷鑒不遠不可不慮此不可伐七也夫臣之所以酌  
此議者蓋以遭逢 聖明之世而不欲以一隙爲全  
盛之累雖出於忠愛一念之誠然自臣觀則我 皇  
上所以首出而卓冠者初不藉此伏願於已遣之官  
趣其未行收回成命蓋此輩武人萬一以私而枉是  
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致損威縱使勘報得情我之聲

已張而弛問討之師則失信不武兩爲不便只須  
該部移文或差一人着兩廣撫按選差近邊素熟夷  
情人役直抵其國諭以今日姑容來貢之意則彼將  
歡忻無地爭躍而前必矣又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各  
省整兵待發之令一下人心驚動且奸雄乘之射利  
借簡集而行差放之私因澆派而肆侵漁之毒驗撥  
之害不可勝言則所謂先聲者未及動夷而先動吾  
邦域之中矣該部差人齋 勅整備兵糧之議亦望  
停止則 祖訓尊嚴 聖德光大人 心結固而治安  
永保矣武定侯郭勛欲其祖配享又議沮之戊戌夏

議明堂享禮上疏忤旨罷歸是冬詔復冠帶疾篤  
聞聖駕奉章聖皇太后梓宮幸承天猶張方叩首  
曰此神聖之見萬世永賴可謂獻祗不忘君矣胃秉  
性耿介素以器識自負尤孝於事親家居服食澹泊  
足振靡俗爲文有理致源委不尚浮靡惟篤嗜白玉  
蟾詩文爲之精選名海瓊摘稿此其異也所著有瓊  
臺志江閩汀嶺都臺志西洲存稿行於世子穆嘉靖  
己丑進士禮部員外郎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墓志銘

李廷相

公諱宗儒字醇夫號靜菴其先爲山西郭縣人徙保定之雄縣祖亨父安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祖母于氏母周氏累贈淑人公幼而穎特舉動不凡比長篤志力學博極羣書弘治戊午領順天鄉薦正德戊辰登進士己巳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未幾奉命雒茶於陝西綜理周密宿弊盡釐癸酉巡按浙江浙俗嫁女費侈或因以貧家故多有不舉女者念有乖和氣卽嚴爲之禁仍戒諭使節省於是女生

不  
事  
文

始免沉溺又多感風水之說有親死除喪而未葬者  
公諭以人死歸藏之意及人子不忍之心其惑遂解  
於是始無暴露其棺者又貧民不克葬者多畀諸水  
火公乃爲置義塚至今賴焉乙亥巡按河南會有河  
決勞費莫計郡縣苦之公卽定規畫慎出納省費巨  
億民力用甦復上六事於朝深切利病時趙藩軍校  
不法爲居民患公以法繩之事于宗室因以勢來脅  
公公卽劾諸輔導官遂致斂手并河北亂法鎮守一  
切按法正之風紀大振公爲御史時首值逆瑾擅朝  
政繼又諸養子濁亂紀綱公守正不阿時雅重之丁

丑陞大理寺右丞丁內艱嘉靖癸未服闋陞本部右  
寺丞時議大禮廷臣頗有異同公執論不移受杖幾  
斃尋陞本寺右少卿乙酉奉命偕司禮錦衣重臣往  
襄藩勸事公至據典執律研審詳確衆論寔之事竣  
上特降勅褒獎是時有長沙宋知府見忤當道將致  
大辟上復勅公往勸公至卽滿除枉屈同事者欲誣  
宋以取媚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事聞上嘉諭  
之有羊酒寶鈔之賚丙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地方公乃力辭資望淺薄不當驟膺三品重任乃改  
右僉都御史以行時貴州巨盜沙保等攻劫府庫聲

升其職公至相機設奇發兵勦捕遂生擒首惡斬獲  
徐黨捷聞有白金裝衣之賜又通賊王阿勝等盤據  
山谷爲二省患公用策殄滅地方遂寧復有金幣之  
賜仍降勅獎之公以夷貽害遠方欲建長策乃陳九  
事於朝亦賜俞允戊子以事忤當路回籍別用辛卯  
復起公撫治鄖陽等處地方至鄖陽急先務修廢典  
表鄉賢名宦以勵人心旌孝子節婦以敦風化有故  
鄖陽通判子寇韋者山東人流離公治貧不能歸公  
爲之備禮納婦遂成室家其後韋中湖省高第是公  
成之也未幾改巡撫山東時山東盜千百爲羣公至

卽克平民皆安堵歷城章丘有窪田數多淫潦積久  
廢爲沮洳公乃以田數定夫額令鑿渠以通河導河  
流以入海匝月而就遂成膏腴癸巳以災異自陳致  
仕公旣去任言官交章論薦乙未復起公以原職管  
理院事丙申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戊戌改戶部右侍  
郎尋陞本部左侍郎己亥春二月上南巡公扈蹕勤  
勞旋京浹旬而卒計問上甚哀悼命禮工二部給祭  
葬焉公數歷中外三十餘年冰蘖之操有如一且其  
居第卑隘自奉甚約雖淑人之冠紳衣帔尚未克備  
乃割香城里田數畝置義塚曰使吾鄉之貧不能葬

者有所歸生平無私書私謁閑居則兀坐靜室不妄  
接人雖隆寒盛暑手不釋卷嘗曰吾以忠孝事吾君  
親以勤儉示吾子孫吾事畢矣要公之爲人廉不近  
名貞不絕俗高而不亢貴而不移積忠誠以事主崇  
矩範以勵俗篤學以淑身平易以近民具有古大臣  
之烈焉夫何才未竟施壽未稱德皇天不弔曾不憇  
遺惜哉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及公宦墓誌銘

孫 陞

及氏世爲交河人其先有名伯恭者元宗起家伯恭  
生善業儒遊太學仕爲齊東縣丞善生昇昇生琮琮  
生淮公父也兩世俱以公貴昭通議大夫戶部左侍  
郎大母高氏母張氏俱贈太淑人自齊東縣丞後家  
世力田至公始振儒業補學官弟子駸駸有時名正  
德癸酉領鄉薦明年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夫不  
由倖令庶官不得任臺郎給舍自唐制則然至於今  
弗改而公以進士得之才望可知已是時流賊掠畿

何甚。職都御史。嘗果討賊無功。公疏劾罷去。乃後代者竟剪滅焉。虜犯邊邊將失守。言官多有論劾公獨疏倖門未杜。債帥成風。願欲將才兵練是塞源而浚其流也。人以爲確論。嘉靖初奉詔覈錦衣官校革冒濫者二萬有奇。請托不行。歷工科右兵科左遷寧國府知府。寧國習俗詭浮。號難治。公誠撫義約獄訟稍清。會南京太僕寺議以他郡馬移牧寧國。輿情恟恟。稱不便。公下令慰諭。移文爲達。其隱事遂寢。民生祠俎豆之。調守懷慶。以父喪歸。終制補鳳陽。遷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不靖。公督捕八十餘。

人中有有力者媒孽當路事間勒公歸里聽裏數明  
無他改除陝西遷布政司叅政以母喪歸終制補湖  
廣遷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轉左轄所至皆舉其職  
入爲光祿卿未幾遷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操江公於江防諸務旣殫力脩明乃又謂南人鮮精  
射者巡行諸部輒身先武弁督習之於是江淮之間  
習弓腰矢者紛出矣 召拜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  
因病乞休 上特允致仕公諱宦宇士顯別號二河

戶部左侍郎鄒公守愚傳

方萬有

鄒守愚字君哲宋威武軍節度使琪之裔父師魯鄉  
貢士爲郴州學正郴人祀焉守愚生而穎異九齡爲  
文有奇語比長學益博以儒士領嘉靖乙酉鄉薦丙  
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議行平糶法  
奏發帑金賑全陝饑劫諸中貴冒芻茭與爲遁逃主  
者諸所持論諤諤不阿司農氏倚重焉出守廣州訟  
劇政棼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憫嘗辨誣  
獄釋累歲繫不決者至數百人有庖人烹雞雜以茄  
羹色黑御史以爲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

人如所具烹焉亦黑遁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  
一無辜伏死地御史悟竟釋之政聲於是大振值歲  
饑設策賑濟民賴以甦新會民激於徵逋聚海艘爲  
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愚單騎往民  
望見輒涕泣解散未幾屬徭迫於閩帥將大誣亦得  
守愚一言遂解其威信服人如此蒞郡四年置珍異  
不問類余靖廣厲學官弟子多所成就樸方大琮  
余方  
二公俱前 安南不庭 上命將征之擢守愚廣東憲  
知廣州  
副協理兵務乃疏五事多見採納遂督兵由潯貴人  
廉州聞父計奔歸其後安南降論功蒙 上賞服闋

起江西憲副兼攝學政所甄拔士先後登科第顯聞者尤多叅政湖藩授方略禦苗苗通常德饑便宜發長沙備兵米賑之全活者衆既乃以前江西省試事被誣調山東又改河南歷左轄時師尚詔陷歸德諸州郡率兵討平之繼汴河溢歲且旱盜起梁宋間

詔以守愚巡撫其地綏馭有方境宇敕寧乃晉戶部左右侍郎乙卯山陝河南大震 世廟宵旰 命大

臣往秩祀河嶽百神行賑卹守愚以才望當往趣入山西遂入陝西驅馳七十餘日祭告殆偏賑給數萬衆掩骼埋齒俱一時勛辦其告文皆出手撰以是積

勞病作卒之日值改疏稿筆落逝計聞 上嗟悼贈  
右都御史謚襄惠 賜葬與祭錄陰一子皆殊典也  
守愚宏豁爽闊平居韜芒錫不見喜愠至臨大事如  
鷹發嶽立居家孝友與人交肝膽相照數歷中外著  
廉聲寂寡嗜慾獨軌書如饑渴文效韓柳晚更馳驟  
太史公所著有侯知堂集史疑易釋義奏疏詩稿若  
干及家譜藏於家在廣政蹟最著禮名宦載廣通志  
長子通恩授南京戶部照磨叔子迪舉鄉貢

戶部左侍郎石永傳

戶部左侍郎石永廣平府威縣人嘉靖壬辰進士由  
中書舍人選授監察御史出爲南陽府知府未幾坐  
御史事左遷濱州判官稍遷南京太僕寺丞平陽府  
知府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轉南京大理寺卿滿  
三載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尋進兵部左侍郎兼僉都  
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明年召改前職嘉靖三十  
九年七月卒於官贈右都御史賜祭葬如例永鯁介  
廉靜歷官以風裁著稱所至肅然時方尚通士多失  
其所守永獨持清節端執自信嶮然不受變流俗歿

之日行李蕭然家無餘儲可以爲貞士矣。

戶部右侍郎黃公養蒙傳略

黃養蒙字存一福建南安人少而警敏凡書史人目  
輒不忘撰著一脫手輒不身嘉靖辛丑舉禮部第二  
人賜進士授浙遂昌劇邑前令爲豪猾所誣抵公廉  
其非辜白出之爲民均徭役民大稱便政暇則延諸  
生講論道稅筭筭無少紏擢吏部稽勲主事徧歷諸  
司累轉至考功郎中計吏之歲公日夕居曹中一切  
杜私謁所旌別去存悉協輿論事竣遷南京太常寺  
少卿晉光祿卿四十年晉南京戶部右侍郎踰二載  
調戶部公端慈重厚雖容有雅度南安故無城戊午

邑燬於完公力贊夏尹汝礪築城之議已而寇復至  
邑賴以完甘尹宮議濟萬石陂公復憇憇之二事爲  
邑百世利皆成於公里人德公深相率肖其像祀之  
公歿遂昌亦祀公名宦祠

郎中

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戶部郎中邊公永神

道碑

李傑

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  
戶部郎中任丘邊公卒於家 上特遣官諭祭兼營  
葬畢其子右僉都御史鏞奉兵部尚書涑水張公所  
狀事行以神道碑文爲請按公之先祖世爲其邑望  
族曾祖漢英祖友成皆隱不仕父復初當 太宗文  
皇帝靖難時率鄉人歸附屢立戰功授世襲百戶公  
諱永字仕遠少業儒不恃廢學入邑庠遂以書經

領正統辛酉鄉薦第乙丑進士拜官行人景泰庚午使安南王率其臣館次迎謁將拜於階上公正色責之曰外藩名知禮義者惟安南與朝鮮耳今傲慢若此禮義安在衆皆矍然退拜階下壬申使占城其國風俗鄙陋夷情狡詐公待之以誠接之以禮國中敬信哈密入貢還公驛送其人至甘肅禁制有方供應取具外俾無得侵擾州縣其人言於甘肅守臣曰哈密入貢且十三次矣館伴之使未有如邊公者天順間詣楚府行祀禮先是每祀用白金百餘兩公閱得其實減浮費十七八後復詣代府行喪禮閱實

省祀  
率元  
費擇  
殺備  
斥

減費如在楚時或謂此有司常事無庸更革者公曰

大同地極邊民困殊甚一祭祀之需省銀若干糴粟

實倉廩遇饑歲可活若干人奈何仍舊弊平生所至

若河南山東陝西雲南足跡殆半天下未嘗少通路

遣人稱其廉介秩滿陞戶部山西司員外郎丁外艱

服闋復除戶部貴州司督餉臨清時同事者中貴四

人咸怙勢肆虐公一以直道處之不激不隨而出納

惟公宿弊寢革民甚賴之成化戊子引年致政歸甲

辰春二月 朝廷推恩封公如子鏞官時次孫憲適

中進士公得報喜甚具冠服望 闕謝恩越再旬遂

八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雙山傳

病不起春秋八十有一

前戶部郎中卞公榮墓志銘

薛章憲

公諱榮字華伯姓卞氏甫二十以明經中正統乙丑  
進士第試政大司馬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能  
爲古歌詩客京師郎舍卷冊填委几上每公退食輒  
磨墨泚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不經意而人或抵死  
所不能道也嘗奉 上命檢校戎馬南畿監稅河西  
務幹辦金沙洲公事所至皆能其官驅馳中外二十  
年稍以執掌爲煩後歸陶城私第盡取古人書讀之  
益肆力於詩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乘款段入城中  
好事人爭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戶外之屢常滿公

口占手繪晝日不得休無矜容斬色下至馬醫走卒  
咸知羨墓宛轉得之則持以誇人蓋自大江以南南  
抵越北抵吳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蓄公篇什  
或者履書公詩持以售人輒得錢縉紳之往來是邦  
者無晝夜扣門請而富人大賈捐重貨購求所得途  
不貲性儉嗇每有所投遺往往從人索紙筆不安破  
一錢士人傳以爲笑然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  
舌縮首不欲爲也人皆以是多公所著詩其門生吳  
爲刻梓行於世平生少許可視人所爲篇章苟不  
當其意則聳肩支頤不復出一語間有可取稱道之

不置故得公假借者咸知自慶以不扶藹人統續亦  
無有怨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爲廣延招之不可得遇  
知已輒不待名徑造索酒談笑飲燕娑娑終日或至  
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其號呶傾側也  
登曠達如此銘曰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民都可  
謂兼有之弱冠已仕未老先歸逍遙徜徉殆三十年  
將得之人歟抑得之天歟崇壽新阡陶城故居後有  
過者吾知馬必下車必式如董生墓商容閭矣

戶部郎中陳騰鸞傳

陳騰鸞字士遠，迎仙寨人。少隸博士籍，儻不羈，身讀先秦書，爲文間窺其指。是時前學士大夫崇明經，不欲探閎廓深遠，獨少保林俊擅著作，經生口稍黏古詞，必獎引之。御史林有孚者，負才藻，爲俊鑿重有孚素習騰鸞，一日請騰鸞草瞻紫亭記，記就有孚具魚箋戒楷書，繕寫楔之中堂。會少保過有孚，視堂上所楔記，大嘉賞，字呼有孚曰：以吉長進，乃爾。即有孚以騰鸞告少保，欲晤鸞。孚因爲鸞介少保，相見討藝，歡極。於是騰鸞遂得譽於文林。後登正德辛巳進士。

官民部郎中時少保起爲大司寇鄭司馬岳佐本兵  
寓邸間日以文字相屬尚書孫交秦余咸器許騰鸞  
未久卒於官貧無以殯官長賻之始克治櫬騰鸞坦  
衷無他腸但沾沾自喜又好昭人過問亦取忌吾友  
丘秉文在日常對予言曰士遠固能文弟非少保誰  
解士遠文又曰昔謝安讀阮光祿白馬論不卽解阮  
歎非惟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今之時  
求騰鸞能言者豈鮮獨無少保解耳秉文官光祿又  
工詞墨乃托阮自況云士遠浴江集有孚林坡志皆  
可傳

負外

奉訓大夫戶部廣東清吏司負外郎林岫張公

斯墓碣銘

楊士奇

張氏出來宰相商英之後徙杭至隱菴居士又徙松江生南山處士南山生雲巖處士皆不仕雲巖娶吳氏生負外君諱斯字賓暘嘗名其軒居曰林岫鄉里以林岫號之其仕也以字行負外君生有令質穎悟異常兒六歲入小學聞笏誦周與嗣千文禍因惡積二語卽知善之當務惡之當去進退恭遜如成人孫大雅王叔明一見異之曰此兒將來令器也其從先

生授書過解析要義必默識之退復味玩意會乃已  
侍長者言論敬聽不敢忽十二三幹父之壺咸如父  
志時家以長萬石區凡奉公治私悉委之靡有遺闕  
十四姑之夫林鶴湖及人構訟誣辭連父代父白其  
情遂直鄉譽勃起洪武乙丑職吏得罪者率誣寓賊  
富家有司徵富家賊且罰輸作父在誣中旣內賊當  
詣京輸作卽代父行而訴於朝遂免輸作戊辰應稅  
戶人才舉授殿廷儀禮司序班敬慎職務無幾陳親  
老乞歸養從之歸作眉壽堂以奉親又作歸耕之軒  
自適而家仍長區稅爲畫以授其弟侄井井條理公

家百需悉出已帑不煩庶民徵納必時不先期以病  
下不後期以名責嘗夏潦里稅無出悉代之出又度  
高平地多作廬舍處里貧者其中予資爲本教之質  
遷雖水災而人免餓死公私賴焉永樂初戶部尚書  
夏公奉命治水松江舉員外君自輔松舊江久塞眾  
議疏之員外君言此用力多而見效難不若疏范家  
浦用力寡而得效易夏公從之至於今郡蒙其利丁  
酉有以名聞者 朝廷遣中使召至入見武英殿奏  
對稱 旨命光祿賜食用爲戶部主事授承直郎躬  
勤不懈西域大寶法王來朝承命迎於道還奏 上

嘉其奉使知禮蘇松嘉湖杭常六郡早潦游臻先遣  
通政趙君任董治農務民苦煩苛 仁宗皇帝監國

奉 命往副之至已七月中猶晝夜役民車水不已

員外君言農事不及已徒勞無益即日散遣民皆感  
悅及冬當行視田之高下預爲蓄洩之備歲餘百還  
陞本部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在戶部一以養民爲心  
深爲尚書夏公所重而自念先人所遺幸有餘自爲  
主事卽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廩遺一無所取歷  
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始終一心  
員外郎九載當陞以疾言於天官遂奏俾致仕旣歸

仕而  
不食

益以賑貧恤匱爲務鄉之寒餒者率資其衣食不能  
喪者皆資之有餘貸爲商賈者皆予之而不取息久  
貸不能償歸其券不取以裕計者動數萬間歲早輒  
齋戒詣寺觀請禱得雨或民無種穀給之恐後其居  
官居家蓋未嘗一日忘濟人也旦暮以善道飭勵其  
家人待臧獲如子長輒爲之婚嫁閭門秩然作義塾  
延師教其宗及鄉人之子弟樂聞善言日與賢士大  
夫遊座上衣冠常滿襟度蕭散兼究空玄之旨釋老  
之徒亦往來無間善奕嘗在 上前與待詔者奕待  
詔下之退而自歎非當以是事君也宣德八年卒於

家

戶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申公良墓誌銘

李士允

往予推官蘇州蓋知常州府同知申公云無何擢戶  
部員外郎踰年議大禮伏闕死歸葬之翠屏山  
矣厥友王君志道思公百世之下將沒沒也於是狀  
厥行因寄之予請誌焉按狀公諱良字廷賢故陵川  
人也其先曰剛者遷高平而僑居公未冠卽奮志濂  
洛關閩之學聞名儒輒不遠千里從之遊無何舉山  
西鄉試授山東招遠縣知縣公之知招遠縣也會山  
東賊起橫行青齊間芻郡邑棄城走塞城門不出矣

公獨繕修守戰之具賊至以身先之追賊至黃縣斬獲數百千人賊遁去已而賊益來公伺賊所在斫樹塞其三面率死士突其前大破之乃後諸流賊莫敢復寇招遠縣矣於是監司旌其賢調公知諸城縣以憂歸起而授良鄉畿輔邑也權貴人過者率多所索他知縣咸應所索乃公不與所索厥後權貴人亦不復索居無何擢安吉州知州而錦衣葉瓊者怙賊寧勢奪民田訟之州人謂公不可寧違也公曰吾寧違寧不敢違法田歸民瓊銜之嗾無賴誣奏公事下竟白於是安吉知州賢聲冠諸州陞常州同知尋陞前

官公在常州時以事寓蘇州善李子會招遠民來圖  
公像祠之聞之李子李子曰古有樹思碑淚非申公  
者等耶孰謂今與古不相若哉不踰年而公伏 闕  
死矣嗟公不死使得紆蘊必將康濟羣物今可返之  
古矣乃遽死也悲哉然泰山鴻毛古同一死公之死  
猶不死云夫死生禍變之事大矣乃公善之則其常  
而細者咸可推矣公生成化戊子二月二十日酉時  
卒於嘉靖甲申七月二十二日辰時

戶部員外郎張綸墓碑

魏思仁

汶上釣石先生以萬曆丙戌卒於家卒又十年而先生之子茂才覺吾始持先生行略與馮太史所爲先生誌銘向余絮涕言曰孤不肖無能爲先大人不朽不朽先大人是在海內一二知先大人者先大人一二知已宜無如公暨馮太史太史業爲先大人誌銘藏諸幽唯是海內縉紳先生過先大人墓皆尚未定先大人爲何似人敢徵公一言之辱樹墓左先大人先且不朽孤生而得稱爲先大人子亦且不朽馮太史者馮閻之太史也余與太史俱先生門下士聞覺

善言泣數行下曰奈何忍表先生墓雖然余又何忍  
不表先生墓按志及行略先生諱綸字宜甫世所稱  
釣石先生者也先生生而重瞳性端凝不好弄舞象  
之歲卽雅志聖賢之學同里有旺湖吳公者講學蜀  
山先生從之遊是時諸名流如我疆孟君輩日集講  
席先生獨悟未發之中畫前之易吳公驚謂同學諸  
生曰何物後生直闖先天異日寧但折五鹿嶽嶽角  
耶蓋自是屬意於先生而四方諸學人從先生遊者  
幾與吳公埒經先生指授皆稱名士然先生數奇竟  
輒試輒不第先生視之泊如也癸亥纔得歲舉而前

旺湖吳公方佐太宰欲縣美缺待先生因促先生試  
司屬先生固不肯吳公益高之丁卯司訓吾秀水諸  
生贊一切謝不受日羣諸生講道於尊樂軒諸生人  
人自謂得師先生晚故事以貲入太學者率厚愧諸  
先生先生恐難爲諸先生姑聽之稍從頌卽持厚愧  
克賀儀諸生又無不人人心折也辛未陞青縣諭先  
生教青士無異教秀水又捐金風諸生築河隄衛學  
宮壬申擢三河令三河城如斗大顧衝疲甚先生力  
任勞怨查隱地省畝稅均驛車定馬戶三河民若更  
生而其大者則發中貴人之陰事責太宰里之通租

當是時先生清強之名滿京東而督撫及直指使者  
各飛章薦先生有三不撓三不知之語乙亥權通州  
守通州水陸畢湊衝疲更甚先是直指使者按通州  
歎其弊曰非三河令不可故特疏薦先生先生至通  
剔奸釐弊不聽權豪如清牙行之稅課革妖僮之供  
辦省驛遞之騷擾減選婚之糜費通人至今能言之  
先生雖循循儒者頗聽獄以情片言立折有輕齋解  
戶被盜不得先生逮舟人一鞠卽服密雲有妾毒殺  
其夫之弟先生訊其夫立叩頭服公守通歷四載兩  
入計不持一介謁當道己卯竟用卓異擢戶部山西

員外郎庚辰 上謁陵先生主事餉省費數倍已督

運惠通河一日夜運三萬石辛巳督儲易州先郎中

被劾構者欲擠之死先生力白其寃在易條上六議

一議庫藏二議倉廩三議草場四議修理五議覈實

六議名買俱報可載會計錄中先生出入平允其收

支俱不令有羨金人咸德先生而獨不厭中丞某太

宰某之意保定倅楊某管易餉其人險而貪銜先生

甚乃因二憾中之誣先生江陵黨左遷肅府長史嗟

嗟先生而黨江陵何異坐閔伯以入執黃門爲宣淫

也竟矣先生因上疏乞歸歸而家居四年卒卒之日

囊無長物先一夕呼覺吾兄弟曰爾等但勉苦爲人  
至功名當付之倘來又爲書戒同志他無所及公狀  
貌魁梧平生不苟言笑事親孝居母喪哀毀骨立事  
兄恭謹與人交有終始遇少年開敏之士必誘之讀  
書學道性淳朴屏遠聲色居官所至著廉聲去三河  
時庫吏密持羨金三百餘兩投私署公麾之出令買  
穀賑濟在通積羨金三萬申請貯庫抵小民一年之  
稅歷官十五年祖先所遺值粥之田不加尺寸性嗜  
學於理無所不精而獨拈思字爲徵於書無所不讀  
而尤深於易嘗著三圖說圖書考撰著考格致問易

譚四書原多前人所未發今相國南昌張公嘗道通  
與先生談及圖書之學先生爲公娓娓剖析張公亟  
加歎賞謂周邵以來此義寥寥何幸於塵中見之公  
始配戴宜人繼配嚴宜人卽生覺吾兄弟者也余嘗  
聞朱元晦言三代事業皆從心性上磨鍊夫心性云  
者豈張先生所拈思之一字乎思生慧慧生才以故  
訓名訓論名論令名令刺名刺戶部名戶部世言吏  
治儒行不相能卽能亦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故卓魯  
勘卓絕之譽揚田憤揅切之旨跡先生生平學術宦  
業可謂卓魯而趙張田揚而京焦者矣當 高皇帝

時最重歲舉余不惜先生阨一第而惜先生生不逢  
高皇帝時生逢 高皇帝時王公八座豈足爲先  
生道哉然假令以三公八座易先生吏治儒行先生  
必揖謝不肯也余既不忍負覺吾兄弟之諾因爲表  
其墓曰明醇儒廉吏張鈞石先生之墓

主事

主事劉佐墓志銘

崔銑

明正德乙亥秋予友鴻臚少卿王希孟宗哲卒於京  
予暨何子仲默哭之以道主河西務鈔法何子以書  
告曰王君貧曷資之王君子弱寡貞僕曷以力以道  
如何子言冬十有一月以道謝病歸道於京二十有  
七日卒予暨何子哭之如宗哲以道諱佐號北原陝  
西中部縣人父聰以進士爲太平府推官後守彰德  
積官至僉都御史母張氏以道生五歲值歲凶民有  
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以道問易衣何爲

天母曰壽衣汝以道泣曰今未與衣執重今亡未死  
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都御史在太平以事如京  
將遷秩以道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以道年十五  
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以道將投  
於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都御史守彰德子都人  
也都御史禮予忘其勢命與以道遊以道延接彰士  
甚恭及以道仕彰士至京首母問賢都館之如戚正  
德丁卯試於鄉中邵昇榜舉人明年試禮部及昇皆  
不第昇未冠登科有俊才一二表臣誦事太監劉瑾  
以昇爲奇貨薦於瑾且教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

瑾敗有司逮昇昇急奔以道所以道匿之閱數月以道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君不自慮也以道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君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能脫昇辛未舉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兩出治儲咸治在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碎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以道至亡賴子二又傳其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以道怒罵曰賈奴爾欲弋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卽勢人來吾亡寧

以吾官故而損國况爾賈奴乃欲弋利乎比侍夫纏  
於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於法以道明敏多才  
論事拆理不深思而解敢任事亦不取敗聞士才且  
賢卽傾身下之賦詩清峻嘗自謂曰學未充其資仕  
不盡其才死時年纔三十有三嗟嗟悲乎悲乎

戶部主事胡燿傳

胡燿字仲光世居太平之蕪湖自幼穎悟甫八九歲能詩翰家世農燿從諸弟躬耕畝畝盛暑中亦携書以隨暇則坐茂樹中開卷朗誦暮歸仍檢閱不厭鷄鳴起讀周易兩三卦畢卽出耕歲丁酉始應鄉舉補邑庠生壬子領鄉薦癸丑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拜戶部浙江司主事所司錢穀出入惟謹丁巳朝廷以災變求直言抗疏千百言皆戚畹閹宦傳奉方士夷狄等事深中時病詞意切直僚友皆爲危之越月命下悉宥不數月宦者果以賦敗自是名動

縉紳辛酉春奏乞養病卒於家權狀貌清癯奇古沉  
靜寡欲孝親忠君敬兄愛弟睦宗信友皆出於天性  
該博五經羣史諸子百家初不得明師受旨惟潛心  
玩索而有所得發爲文章詞賦雄偉精當所著有太  
學補蒲塘集存焉

戶部主事馬公思聰傳

馬思聰字懋開弘治乙丑進士初爲浙之象山令以  
憂歸服闋補平鄉其在象山也嘗復二十六渠以溉  
田邑人德之而平鄉則會有流寇劉六之變思聰調  
畫戰守之法甚備寇引去後推南京戶部主事奉

簡書爲主粟使者之江西時逆濠反稍有端矣思聰  
行署在安仁邑去濠即可三百里會濠有千秋節故  
事凡以王事至者竝入賀思聰將行客有語之曰濠  
且爲吳王泚矣請敬裁一啓託道遠爲辭慎勿入便  
思聰曰吾非爲入賀計欲伺其動定亟以反狀聞亦

一羽翼也至湖口有自省城出者復語之曰會城人情洶洶爭爲引避君胡自投虎吻耶幸艤舟觀變此上笑也願毋再計思聰答如前乃趣入濠於千秋節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謝宴乃伏兵於府內謝未畢濠大呼問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吾欲舉大事若等云何孫許力批擣度難奪乃罵不絕口濠遂曳二人於惠門外害之而以思聰爲部郎不能麾召虎符心頗易之因下之獄吏六日與叅議黃宏先後死 天子嘉四人忠詔江西立廟並祀賜額曰旌忠云武進薛應旂嘗著憲章集載思聰與黃宏爲逆濠幽獄中

不食而死益詳其所裁死狀非爲榮棺無具故也往  
直指使者虞守愚嘗建忠節坊於通衢以表其烈燬  
於火今使者孫綜檄郡復建於故址綜都御史忠烈  
公燧孫也思聰子明衡字子莘正德甲戌進士由太  
常博士入爲監察御史立臺纔十日卽抗疏請 昭  
聖皇太后壽日賀儀疏甚懇至因繫獄解籍其世節  
如此

楊戶部公淮墓誌銘

邵寶

嘉靖甲申八月二十二日東川楊戶部淮卒於京  
邸先是七月十四日東川以大禮議未決偕同官  
共疏繼諸大臣及臺諫言之越明日伏闕候命  
未得衆號慟失聲上怒命執其疏首八人餘人固  
伏不退命俱執送詔獄而東川以典篆待罪其署  
越三日詔杖於廷人三十東川出病創臥一月餘  
稍愈尋劇至是不起年三十八嗚呼傷哉初東川以  
進士爲山東司主事差監出納者凡四先京倉繼淮  
安水次繼通州倉最後內十庫皆有中官同事京

倉卒積弊久且膠蔓東川奮發一革之淮安倉革  
中官茶果之需江南北納戶稱快通倉革固基及額  
外席草之費家人無所取薪至易於市 內庫勤慎  
清苦無與爲比一茶外悉絕中官供饋雖饑餓不恤  
也庫夫故有六十人民苦役冗而公不勝憂奏而裁  
之去二十人留四十人秩滿考最受 勅進階承德  
郎推 恩封贈如典尋署某司員外郎未幾實授權  
署廣東司郎中前司徒九峰孫公今司徒鳳山秦公  
皆謂才且共事多與之可否公勤廉慎書上上考  
制詞稱之君子曰允莫大乎一死之爲烈也嗚呼傷

哉東川年十八遊庠卽文譽日起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明年甲戌會試下第卒業南雍友海內名士文譽又益振會課經義數百篇稿傳四方丁丑登進士觀政禮部奉 詔歸省踰年始受官至於今七年而已中經二室之喪重於請告未嘗一歸其慎如此東川氣體羸弱殆不勝衣當伏 闕時或漏言能自逸者可免不然且不測東川曰某小臣勉焉効愚聞禍而逃非初心也何以立 朝或勸之至再卒不變以及於難嗚呼傷哉於是囊空無貲家人賣屋以斂其繼室周氏先六月病卒尚殯城外子女幼弱幾不克

歸鳳山公爲經紀焉乃克歸越明年乙酉其父元正  
葬之於龍山世墓之次與二室合兆東川諱淮姓楊  
氏別號果齋東川其字也世爲無錫望族

戶部主事周碩山公天佐墓誌銘 王慎中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袞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諂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竝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爲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爲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爲思出其位

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爲是說以自解脫且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益由此夫君仕爲戶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惟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感世危 聖主蒿目怛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 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爲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爲戶部始監草場繼

督德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  
無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飄  
食枵脰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  
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爲向而謹趨捨慎操  
術卓然必爲君子矣其應詔一疏莫以微誠感悟非  
爲求死也 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  
死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  
切其言且益多必不爲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  
障圍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  
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

周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爲後上疏遠杖之日爲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爲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動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瓊以狀委余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

後市之里寶蓋山之麓穿壙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余惟唐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以爲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爲不可以死耶亦非所以明爲臣之義以一死爲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爲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周主事傳

楊爵

周主事名天佐字宇弼號磧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  
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  
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  
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  
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略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  
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避之謂土木之工不可  
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  
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  
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

干冒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且  
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鎖貫  
夜困苦間何驚惕罔敢踈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  
杯之履襪余苦之類爲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天  
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  
月餘夏四月初九日九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  
時政闕失天佐應詔上疏其略曰陛下以宗  
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  
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皇  
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

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  
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竇以 聖明采察之度  
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  
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  
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卽欲冒昧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  
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 明旨旣許條陳苟有  
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言之  
事豈迺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  
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

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  
難也以奉直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  
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  
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  
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  
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  
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  
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  
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  
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謹

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  
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笞  
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梏囚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楮  
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楮目中令不能轉側  
絕其飲食三日死矣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  
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爲戒哉天佐以  
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  
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款焉宜其言出而身卽死  
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  
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

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  
兩腎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  
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竝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  
御史主事卽據其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  
日曠俄而雲霧橫空震雷微雨屍旣出雷已天佐妻  
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無不  
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  
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  
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  
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爲何許人亦不知其

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  
幽室中困於柵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  
甚嚴凡側所往來必問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  
念惻惻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  
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  
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  
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天佐慰者天  
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  
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  
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

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  
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  
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  
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  
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園中嗚呼遭際之不易益  
自古皆然也士當總弗藏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  
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  
有不孝焉事君無或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倚天  
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  
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

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  
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  
者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淚焉  
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戶部主事西川尤先生時熙墓誌銘

張元忭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生嘗仕於朝爲戶部主事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共稱爲西川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歿也亦以此題其墓此鄉人意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龍聞先生之教最詳先生歿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意也嗚呼予銘先生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得與四方之賢士爲友於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

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兩師也前年宏山歿予  
爲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歿而兩孟君一以情去一以  
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良朋之日散而之  
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悲哉先生諱時熙字季  
美其先本吳人高祖某始從軍隸河南衛父錦贈戶  
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云先生生  
而警敏不羣稍長爲諸生輒有聲弱冠舉於鄉是爲  
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錄始出土大夫泥於舊  
聞競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  
讀之不休則歎曰道不在是邪嚮吾役志於詞章抑

未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歎曰文成公致  
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爲自是深信  
而潛體之毅然以聖學爲已任壬辰授元氏學諭甲  
午丁外艱服除再諭章丘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宗  
旨委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  
子學正時祭酒爲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  
館師弟子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  
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爲恨且曰學無  
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  
劉先生師事之甚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

疑笑時時從犴狴中質辯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  
推濟墅稅先是司推者務以苛斂溢歲額爲能甚且  
率其羨以自肥先生至則一意便民僅僅足常稅而  
止纖介不以自污所居蕭然亡異於學官也長洲令  
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  
他日代推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  
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  
細故雌黃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六以母老乞終養  
歸歸三十餘年日以修德明道爲事足未嘗一涉公  
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不受

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輒喜動眉宇  
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提  
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祖文成而得  
於體驗者爲多益自一見傳習錄寢讀寢入寢入寢  
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拜來學者必令展誦其  
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  
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歎曰孔  
門教人必以孝弟爲先忠信爲本其慮深矣故其論  
議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爲玄虛隱怪之談其  
善學文成而抹其未流之弊又若此陝洛間士聞其

風擔簞笈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  
親顏色爲快嗚呼河南自兩程子歿寥寥數百年其  
間策名砥行之士豈少乎而知學者鮮矣予曩聞涉  
水有曹先生間嘗閱其書論其世益篤行君子也視  
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龍謂先生二程之後  
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以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  
日享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  
皆失聲爲之經紀其後事葬以是年仲冬十有八日  
墓在洛西澗之陽配解氏與子郡庠生洙皆先先生  
卒孫三居厚居默居朴厚與默皆郡庠生能世其學

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

聖諭行諸門人方謀梓而

行之予又聞先生臨歿時手自爲誌僅紀里氏歲月

不欲爲身後名然則叔龍又何以銘爲請哉雖然凡

古之聖賢皆非有意於名然而門弟子不可使其師

泯歿而不傳則叔龍之請爲宜予於是撫次其狀而

爲之銘銘曰瞻彼伊洛其源涓涓真儒迭異如流有

源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滌其流庶幾先生先生之

傳文成是啓仰讀俯思無言不唯匪唯以言允蹈以

身出以範士處以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繩吁嗟先

生生願歿寧西川之濱西澗之陽以柩以藏源遠流

長

魚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終